



南豐文  
乾

書  
序  
上  
疏劄狀

木

三十一

1737  
1





20  
1737  
1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疏劄狀共五首

熙寧轉對疏

移滄州過關上殿疏

議經費劄子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第二卷

書六首

上范資政書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蔡學士書  
福州上執政書  
謝杜相公書

第三卷

書九首

上杜相公書  
與杜相公書  
與孫司封書  
與撫州知州書  
與王介甫書  
寄歐陽舍人書  
答范資政書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  
答孫都官書

第四卷

序九首

戰國策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太祖皇帝總序  
新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第五卷

序十一首

禮閣新儀序  
李白詩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序  
王子直文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強幾聖文集序  
王深父文集序  
齊州雜詩序

第六卷

序十一首

送傳向老令瑞安序  
送丁琰序  
送趙宏序  
送周屯田序  
送江任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贈黎安二生序  
叙盜  
送蔡元振序  
序越州鑒湖圖

第七卷

記八首

筠州學記  
瀛州興造記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廣德湖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宜黃縣學記  
繁昌縣興造記  
齊州二堂記



第八卷

記九首

徐孺子祠堂記

閩州張侯廟記

顏魯公祠堂記

尹公亭記

墨池記

飲歸亭記

廣德州重修鼓角樓記

越州趙公救舊記

歸老橋記

第九卷

記傳共十一首

清心亭記

醒心亭記

擬峴臺記

道山亭記

學舍記

南軒記

鵝湖院佛殿記

僊都觀三門記

分寧雲峰院記

菜園佛殿記

洪涯傳

第十卷

論議雜著共七首

唐論

講官議

公族議

為人後議

救災議

書魏鄭公傳後



蘇明允哀辭

曾文目錄

終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五

南豐

疏劄狀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  
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  
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  
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  
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  
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  
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



二君能辨之於群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

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



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  
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  
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  
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  
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  
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  
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  
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  
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  
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

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  
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  
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  
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  
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  
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  
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  
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  
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  
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



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我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人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

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自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



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

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



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懷誠惻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

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如聖心



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諳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滋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乃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



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  
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  
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  
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  
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  
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  
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  
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  
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  
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含子傳弟為萬

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馬者  
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  
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濟民丕丕之烈為帝太  
宗未有高馬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  
生養蓄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  
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  
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  
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  
鷄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  
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



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  
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  
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  
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  
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  
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  
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  
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  
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  
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

巷哭人人感動獻敏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以  
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  
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  
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  
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  
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  
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  
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  
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  
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



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

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既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



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

馬相與祗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唵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



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之武夫行脩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

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群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



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  
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競競業  
業一日二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  
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  
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  
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  
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  
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競競使休光美實日  
新歲益閱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  
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

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  
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為出國之  
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力則先王  
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  
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  
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  
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  
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







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八一  
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  
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  
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  
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  
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  
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  
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  
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

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  
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  
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  
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  
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  
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  
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  
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



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  
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脩定陝西河東城  
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廊延涇原環  
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  
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  
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  
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  
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碁善奕者置碁雖踈取  
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

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  
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  
算多也不善奕者置碁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  
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  
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  
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  
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  
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  
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  
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



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踈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疆場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碁况之則城不必多

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况之則北邊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金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



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  
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  
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  
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  
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  
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  
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  
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略同符  
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  
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

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  
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  
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  
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  
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  
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  
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  
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



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賂以降六王  
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於強虜自天勝  
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聲教四塞  
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虞大海  
之阻效其土貢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  
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  
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  
之恩禮甚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錢所  
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  
其使者所歷之州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

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酬幣  
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  
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以為  
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圭璋及  
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  
使來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  
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  
當還其贄如古之聘禮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  
古之以贄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  
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為臣



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  
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  
臣之義遠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踰亦不易之  
制也以此相屬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  
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有  
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  
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一十萬受之者既於  
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  
州當皆有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  
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

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  
陛下所以畜之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  
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  
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  
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  
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  
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  
以義緩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  
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  
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



以是為廉誠以拊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  
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  
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五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六

南豐

書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  
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  
幾微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  
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  
已足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  
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  
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



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  
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  
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  
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  
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  
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  
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  
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  
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輩之

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  
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  
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  
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而餒者得已哉又懼  
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問而  
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  
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  
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  
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  
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



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嘗自以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輩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而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叙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時及物為事方今海內未有倫比其文章智謀材力之雄偉挺特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某之獲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卒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輩薰蒸漸漬忽不自知其



益而及於中庸之門戶受賜甚大且感且喜重  
念輩無似見棄於有司環視其中所有頗識涯  
分故報罷之初釋然不自動豈好大哉誠其材  
資召取之如此故也道中來見行有操瓢囊負  
任挽車挈携老弱而東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  
饑饉與征賦徭役之事將從占他郡覲得水漿  
藜糗竊活旦暮行且戚戚懼不克如願晝則奔  
走在道夜則無所容寄馬若是者所見殆不減  
百十人因竊自感幸生長四方無事時與此民  
均被朝廷德澤涵養而獨不識襁襖耒耜辛苦

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給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  
警則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備戰守馭車僕馬  
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業乃以詩書文史其  
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  
能盡解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今雖群  
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  
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  
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  
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  
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

可接以為  
下第者  
寬比



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深不敢自  
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輩居之何如所  
深念者執事每曰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  
為喜及行之日又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  
愚又嘆嗟其去此輩得之於衆人尚宜感知已  
之深慊惻不忘况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  
一出四方以上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是宜感  
戴欣幸倍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  
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  
此輩既黃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

按聖賢之志似指序引中辭旨也

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日夜克苦不  
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  
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  
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  
以刻心思銘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  
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成人材無所愛惜  
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  
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稟教  
誨俟講畫不勝馳戀懷想之至不宣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  
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言事者皆為  
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  
乎鞏常靜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聖人之  
道不古聖賢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難之者豈無  
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怨庸人以已不及也  
則忌然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人主不寤其然  
則賢者必疏而殆矣故聖賢之道徃徃而不行  
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  
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

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  
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  
屢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  
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  
制善矣夫天子之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  
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已  
奏宰相退歸中書蓋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  
動相綴接早暮相親未聞其當退也如此則事  
之失得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  
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屢進



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  
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  
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  
明矣禁中之與居女婦而已爾捨是則寺人而  
已爾庸人邪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  
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鞏見今日兩府諫  
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度執事亦已  
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  
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噫自漢降戾後  
世士之盛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戾後世士

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  
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  
無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  
為深念乎鞏生於遠阨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  
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抵京師而一言  
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  
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願賜觀覽  
以其意少施焉鞏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  
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  
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

通文字

薦介甫  
因進其  
文字



按李白詩曰  
人烟寒橘  
柚山谷用之  
曰人家園  
橘柚亭州  
以此謂呂政

二字而視  
能早露  
真點金作  
铁手也子  
固書中改  
刑措不用口  
刑置不以  
余於是上  
有舍州之  
歎

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言也顧如安石此  
不可失也執事倘進之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  
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鞏之非妄也

上歐蔡書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  
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  
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鞏太宗  
又能識而踈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  
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  
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

論否雖臯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  
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  
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史不  
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  
繇漢以降至于陳隋復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  
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  
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于其時  
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  
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  
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



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  
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  
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年  
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  
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  
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  
群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錙銖計惜以避怨  
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  
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恂至議論  
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

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  
者有所樹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  
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  
歡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  
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  
之治居正觀之上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  
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  
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令後世聞今  
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  
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



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為噫二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已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

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為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為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



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  
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在彼者不以必得之  
難而已莫大斯時矣况今天子仁恕聰明求治  
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  
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  
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聘七十  
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  
矣非獨輦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  
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一  
篇雅說三篇麤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

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為二公道然欲啓告覺  
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  
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  
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  
則天下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為天下計不  
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  
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  
之籍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  
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為善也故詩  
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先王待士之  
盛見於詩  
歷代詩文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懷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

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碣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論釋者以謂論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

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鵠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



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微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輩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列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徃徃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



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寤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曾未暮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

鞏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入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土大夫之情而反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鵠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



宣

謝杜相公書

伏以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榮榮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賴而旅襯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

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嗟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輦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



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史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為能也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六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七 南豐書

上杜相公書

鞏聞夫宰相者以已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卒之為宰相者無與舜為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近可



陳平房  
杜為相  
集以思  
以進賢  
委任為  
務

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對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



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  
哉數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人主急於  
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壘者相繼而進  
雜還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  
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  
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  
若索繇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  
為累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  
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  
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

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幾三代之  
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  
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  
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  
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  
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  
二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  
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  
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伴則未嘗不嘆其  
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



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  
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  
逐消藏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  
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  
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  
見之况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歟今也過閣  
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  
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  
徧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願得矣  
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

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少合  
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  
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歸始獨得望舄  
履於門下閣下以舊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  
抑損加禮於草茆之中孤孑之際然去門下以  
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  
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  
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於干省察



以煩貺施而自以得不躓之誅顧未嘗一日而  
忘拜賜也伏以閣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  
好義遠大之心施於朝廷而博見於天下銳於  
強力而不懈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  
宿師碩士傑立相望必將億精疲思寫之冊書  
磊磊明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  
而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入  
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  
緒言餘旨以自樂於環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  
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

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因尺書  
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  
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用如何  
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劣之望不宣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  
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  
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  
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  
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

為孔宗旦  
伸卡

如本朝趙  
文烈公事



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  
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  
鞏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  
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  
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  
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  
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  
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  
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  
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

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  
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  
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  
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但賊  
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  
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  
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  
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  
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  
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



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  
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  
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  
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  
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  
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  
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  
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  
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  
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

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  
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  
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  
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  
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  
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  
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  
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  
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  
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

宗旦有一  
生首然今其  
所樹立可  
贖



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

與撫州知州書

士有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

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躡之不見其後歸乎其高浩乎其深燁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電霜雪而吹噓澤潤聲鳴嚴威列之乎公卿徹官而不為泰無匹夫之勢而不為不足天下吾賴萬世吾師而不為大天下吾違萬世吾異而不為貶也其然也豈翦翦然而為潔婞婞然而為諒哉豈沾沾者所能動其意哉其與一時之士相參錯而居豈惟衣服飲食語默止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



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若夫食於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焉而見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翦翦然而已矣倅倅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鞏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疑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頓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案舉而謗議已紛然矣足下無怪其如此也夫我之

得行其志而有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於遷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違也待之以久則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愷悌忠篤之純而無偏聽摘抉之苛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悅而恐不得歸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而豈至於謗且



怒我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負冒於此則姑汲汲乎於其厚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乎其可也顧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抉之勢行而譖訴告訐之害集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為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日卒然

除去遂欲齊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怪其如此也雖然致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曾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之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觀之人之短長之私則吾無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



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  
有以奪足下之見也鞏比懶作書既離南康相  
見尚遠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何如

○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  
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  
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  
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  
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  
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

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  
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  
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  
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  
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  
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  
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  
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  
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  
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



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

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徃徃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



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綃等伏以閣下賢

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輩雖不熟於門然於閣下之事或可以知若輩之鄙竊伏草茅閣下於羈旅之中一見而已今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之知况輩學不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悔於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屋廬匹夫之業有奉養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暮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間有以存之此蓋閣



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毫髮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愚且賤無積案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禮是豈不於衰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

蒙疏示鞏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

楊雄似箕子

夷常夷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



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  
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  
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  
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  
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  
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  
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  
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傳著於史  
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

於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  
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  
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  
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  
里自好者不為况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  
仕莽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  
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  
知其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  
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誦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

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以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不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孿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



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  
雄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技閣者安豈  
不猶孟子之意哉鞏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  
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雄之言不幾於  
測之而愈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  
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處莽之際考之於  
經而不繆質之於聖人而無疑固不待議論而  
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盡願更疏不

答孫都官書

提刑都官閣下伏承賜書及示盛製六編凡三

千首盛矣哉之多工之深且專以久其於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  
四夷中國風俗萬物治亂善惡通塞離合憂歡  
怨懟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  
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夫豈易  
至於是耶鞏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  
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若於海不見其  
涯涘於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敢議  
其大小高下耶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  
勵鞏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本於道者教鞏乃



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焉鞏誠怪閣下  
自處之過而為以賜鞏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  
凡鞏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  
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  
豈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  
業之富而成而猶不止如是能下於後鞏如是  
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徧尚且借觀而先以  
此謝皇恐不宣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七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八

南豐

序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  
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  
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  
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  
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  
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



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  
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  
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  
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  
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  
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其道如是而已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  
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  
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

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  
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  
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  
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  
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  
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  
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  
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  
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  
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



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藉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躋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櫛梳鬼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

論作史  
在得人



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  
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  
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  
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  
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  
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  
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  
微之意而傳之小夫精麤無不盡也本末先後  
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

如即乎其人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  
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  
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  
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  
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  
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  
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  
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  
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  
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



明道知文  
凡四轉

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折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已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觀聖人之內哉言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

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



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

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



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  
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  
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  
也

###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  
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  
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  
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  
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其書又未就而

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  
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  
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  
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  
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  
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  
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  
自秘府所藏徃徃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  
讎使可鑊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



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  
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  
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  
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  
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  
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  
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  
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  
計明於任使恭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  
邪臣弱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

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  
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  
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  
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得列以為世  
戒而况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  
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  
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  
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  
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縣及宋興已百



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  
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  
時也哉

### 太祖皇帝總序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  
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  
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  
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  
易繆亂不同夷狄者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  
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

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相屬推其心無  
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  
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  
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  
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  
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  
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冤滯惠農  
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  
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  
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



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

既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闔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



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虚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燕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

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蕪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重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



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

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為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



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  
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  
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  
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  
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  
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  
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  
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  
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革契丹自附漢祖  
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

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社席女禍及宗  
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  
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  
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  
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  
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  
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  
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  
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  
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



天下戶數  
手上一篇  
十三版參  
看

比迹堯舜網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  
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  
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  
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  
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  
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  
有自也哉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  
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

身下五子  
直文集  
按此序手  
王子直文  
集序乃  
一級文字  
而稍變幻  
異其面  
目未免為  
此見下五  
篇八版

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  
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  
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  
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  
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  
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  
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  
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  
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



學者蠶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  
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  
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  
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之  
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  
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  
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  
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嘉之論各師  
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  
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

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  
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  
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  
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  
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  
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  
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  
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  
言善行亦徃徃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  
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



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  
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  
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  
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  
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  
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  
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  
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

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  
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  
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  
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  
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  
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  
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  
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  
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  
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又



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  
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  
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  
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  
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  
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  
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  
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  
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  
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

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  
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  
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  
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  
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徃徃  
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  
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  
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  
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  
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



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

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



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至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



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

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八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九

南豐

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叅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



論古今禮  
數因革  
之當否

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  
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  
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  
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  
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  
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  
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  
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  
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

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  
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  
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  
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  
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  
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  
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  
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  
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  
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



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官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

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美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



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圜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歷商

按此序  
似傳



於至洛陽遊梁景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  
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丞載安祿山  
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  
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  
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  
治白以為罪薄宜賞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  
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  
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污璘事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  
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

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  
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  
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  
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  
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  
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  
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  
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  
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  
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



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群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或辯別忠佞而處其

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為之者亦輒



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  
大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  
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  
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  
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  
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  
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  
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

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  
殿學士趙公忭為公之墓銘云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為三司戶  
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浚明集其遺  
文為二十卷屬予序幾聖少貧能自謀學為進  
士材拔出輩類出輒收其科其文詞大傳於時  
及為吏未嘗不以其間益讀書為文尤工於詩  
句出驚人世皆推其能最為相國韓魏公所  
知魏公既罷政事鎮京兆及徙鎮相魏常引幾



樂聖為  
魏公書  
記

聖自助魏公喜為詩每合屬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侯問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為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典則不少賤以就俗其所長無人如此魏公數薦之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幾聖亦以疾卒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反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故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詩世之遠作者之



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  
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  
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  
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  
雖有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  
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  
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  
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  
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  
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

俱名聞天下可謂魁竒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  
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  
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  
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  
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  
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  
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  
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  
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  
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



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叙予觀予直  
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  
云

王深父文集序

深甫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  
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  
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  
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  
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  
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

按序回文集不諱回字

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  
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  
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  
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其小補之而  
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  
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  
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  
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甫  
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  
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



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  
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軍節  
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  
既卒矣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沒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屬予序平  
甫自少已傑然以才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  
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  
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賢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  
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

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遺文既喪漢興文  
學猶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盡矣至唐久之而  
能言之士始幾於漢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  
命百有餘年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蓋自  
周衰至今千有餘歲斯文瀕於泯滅能自拔起  
以追於古者此三世而已各於其盛時士之能  
以特見於世者率常不過三數人其世之不數  
其人之難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  
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  
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推其實千



歲之日不為不多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衆在富貴之位者未嘗一日而無其人彼皆湮沒而無傳或播其醜於後平甫乃躬難得之資負特見之能自立於不朽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掩也則平甫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怒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為人質直簡易遇人豁然推心腹不為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故不著於此云

###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夸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



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蓉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辭者亦繼為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余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瑰絕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竒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為以直史館遂為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

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



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  
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  
三司爭論免民租繹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  
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  
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  
後嘗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  
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  
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  
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  
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  
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  
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  
孫鞏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  
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  
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  
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  
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  
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



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于學長于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于家有塾于黨有庠于鄉有序于國有學于教有師于視聽言動有其容于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扞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

知其要識其微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心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

極論樂  
之成人



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九

唐宋八大家文抄卷百三十九

十一



